

武昌紀事

陳子炯齋瑰瑋士也與余爲莫逆交又同典兵江右日贊戎  
機以澄清東南爲己任暇則傾樽把話相與抗論時事輒慷  
慨歔歔唾壺幾碎咸豐丁巳狂寇肆虐東鄉以酣戰力竭死  
時年甫弱冠章人及士大夫莫不哀之余悲李郭之中分而  
悼炯齋之有志未竟也因取其所遺武昌紀事及南遊諸稿  
而梓行之俾浩氣英光雄姿偉抱常留天壤刻旣成余遊皖  
水入中州寓樊川居漢上風檣陣馬忽忽八易星霜甲子冬  
復携着來章門低徊往事流覽斯編不禁人琴之感而舊板  
殘缺不可復印乃補刊而重訂之并檢得炯齋詩數首附於  
簡末雖吉光片羽亦足彪炳人寰夫炯齋往矣是書存而炯  
齋可以不朽其紀事之本旨與炯齋之爲人舊序論之最精

茲不復贅獨惜夫天之豐其才而必靳其壽爲不可解也覽是編者其亦同此浩嘆也夫

同治四年歲次乙丑脩稷後三日橋李吳昌言穎函甫序於  
洪都之桐花吟館

粵寇之陷省城自武昌始先是廣西湖南省城被圍皆守至數月卒能待援師之集得全惟武昌守不及二旬論者謂常中丞撤沿江之防專事閉門登陴以致城外皆賊漢陽先陷以此爲責然觀陳君所記則其志在必死有足悲者自是順流而下若安慶若金陵皆無守志矣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封疆大吏皆書生不知兵然君臣大義職守所在豈不知之知之則知所以守矣同舟而遇風苟能操楫者未有不思助力也而舟人曰子欲奪吾操舟之食乎卒之任其所爲至於檣折桅傾同歸覆溺旁觀歎息曰是風大莫能爲然操舟者亦同死則心力盡矣嗚乎是果然耶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余蓋讀陳君所記而重

有感焉今之舟將傾而操舟者與舟中之人猶斷斷爭柄比  
比然也是豈不知兵之過乎咸豐七年五月南豐吳嘉賓書

陳君炯齋困居危城身遭變亂事後撮舉始末勒爲此編其中論賊情狀不啻然犀照水物無遁形如及早扼要斷其接濟迎頭攔擊遏其凶鋒沿途設伏撓其氣勢寬宥脅從散其羽黨云云頗爲切中竅要與余近在武昌條陳事宜一疏多所符合非崎嶇戎馬留心兵事者無繇知也憶余襄隨烏帥勦賊粵西見公且晝督戰指授諸將方略凡所舉動夜必秉燭一一書之歷時既久篇帙繁富余嘗手爲校定諸朋好見之輒歎公臨事綽有餘裕用心縝密爲不可及是時賊初啓釁衆皆倚公爲長城謂邊圉烽燧可旦夕定無何公中礮病歿後來踵事無復有如公者賊遂罕所顧忌猖獗日甚流毒至今益腫決潰爛四出矣暇閱此卷感觸舊懷豈獨使我有

營  
西州之勸哉咸豐癸丑十月望日新甯江忠源書於黃陂行

壬子夏徽言隨侍先吏部公旋滇道經鄂渚先吏部公病作卸裝僑寓武昌是時楚南烽燧告警當路籌辦堵禦軍需旁午迄無暇晷秋八月先吏部公捐館以長沙逆氛頗惡慮洞庭水程路梗未敢扶櫬南歸乃權厝柩東郊未幾賊解長沙圍連陷益陽甯鄉岳州進屠蒲圻率水陸數萬眾直撲武昌大中丞衡陽常公先季父刺史公同籍友也往見陳方略言賊水陸並進輜重必盡在舟今日急務當先斷其舟路陸路則有援兵尾之我惟固守城之東南方賊無所逞其狡矣公曰斷之若何曰長江之險我能獨據上也與賊共之次也若無兵守棄之與賊非計也公曰江險我何繇據曰跨江紫籜爲浮橋簡精銳嚴守其上則武昌漢陽二城對峙中通一營



聲援聯絡賊舟自不敢順流直下文昌平湖漢陽等門守陴兵勇藉此亦可少減而於武勝門至大隄口江岸駐兵數百首尾相顧勢成犄角長江之險爲我有矣公沈吟半晌復問其次曰其次惟有文昌門至大隄口沿江列巨礮駐兵千三百人文昌平湖二門三營營三百人漢陽門逼臨江岸百人已足而下餘三百人以之營大隄口凡上下流大小舟悉清查泊岸一隅備臨事用庶乎天塹我與賊可以分據公慮兵力羸弱雙軍門亦陰主兵柄不欲留一戰士在外公遂決意守城內旣見公不能用嘆息而退從此緘口不復談兵事然私心固不意城之遽陷也夫賊長技在於穿地道當斯之際胡弗分兵縋城以五百人居左五百人居右相距里許使人

於其間迅掘外濠掘一隅畢復掘一隅務期沿城次第有濠  
事竣仍收兵歸城上若然安見賊技不窮金湯不鞏固乎夫  
何計不出此日皇皇焉困居危城客兵不入主兵不出束手  
相向養犬爲虎卒至一瀆不支使數十萬生靈糜爛此極嗚  
呼伊誰之責哉微言於城陷後求死不得家人環謂曰汝死  
則宗祏墜抑何忍使亡親爲異鄉餒而之鬼汝其行矣因憤  
恫泣數行下乃匿小樓居數日聞漢陽門外有鄉民來售食  
物賊許人出城遂得乘間渡江避居應城獲免於難茲就見  
聞確鑿者排次成編附錄賊事簡末雖疎漏之譏勢所難免  
而影響附會之言亦決不闌入鈔胥既畢題曰武昌紀事每  
一展閱不啻隔世嗚呼覽斯編者如吾萬里孤兒之悲不自

禁其可勝道也哉咸豐癸丑正月人日劫餘散人陳徽言書  
於鄂邸

武昌紀事卷一

五

劔川 陳徽言 炯齋撰

咸豐二年壬子五月粵匪僞太平王洪秀全攻陷湖南道州  
江華等處分遣賊黨遠近散布僞示是月杪武昌城內外  
所在亦多有之巡撫龔裕大索姦人先後捕獲斬之乃請  
徵鄰兵奏發帑金三十萬以爲防堵費報可 江夏知縣  
繡麟會同漢陽知縣常懿麟統查江上划船按船戶名氏  
取保人編列字號書牌釘於船舷以杜藏姦 清戶口行  
十家牌法

六月十八日設防堵總局於布政司署 諭紳士募人團練  
城內外計四十八堡得勇千四百有奇

二十三日新巡撫常大淳蒞任

七月初二日巡撫常大淳周閱城垣委官修築 招集湖南

木幫首事團練木牌壯勇二千人

初九日巡撫常大淳往岳州省視疆界岳州隸湖南水陸交衝險要爲北省門戶因奏歸北省防堵請發帑金興築西門外城包岳陽樓於內以在籍內閣中書吳士邁董其事募洞庭湖漁戶二千餘人以爲漁勇堵截江路

十二日布政使梁星源遣兵駐火藥局

十九日巡撫常大淳自岳州回 委官解經費銀及軍裝礮械火藥赴岳州

二十日獲姦人許么 新授江南提督雙福過境巡撫常大

淳以防堵需人疏乞留楚助防許之

八月初一日 夜三鼓撫署災

初二日平旦九門移時不啓知府董振鐸以昨撫署火恐有  
姦人密撥不得晷加辰始傳鑰開城

初三日鹽道王東槐赴岳州經理防堵事宜時提督博勒恭  
武已先期往

初八至十六等日舉行壬子科鄉試是時聞賊於七月二十  
七日犯長沙諸路戒嚴九門設兵詰姦司道各官皆出衙  
夜巡 九門倩人負土皆於月城內堆積數百石 謠傳

賊將於中秋日至城中大戶挈家遠徙者甚眾人心惶惶  
巡撫常大淳諭守門兵凡出城者許攜一隱囊其輜重捆

正昌系三卷一  
二  
載而行者概不許出

二十九日委官統帶鄉勇守金口

九月初一日委官統帶鄉勇分赴蒲圻崇陽通城諸要路防

堵

初三日河南兵相繼至自是安慶防江營壽春鎮及本省諸路兵皆先後踵至多者千餘少或二三百人於郭外近城高阜及小龜山等處築營壘使守之築石門長虹橋上鎔鐵包之極堅固後賊至惜無兵守賊因更築長牆翼之迨提督向榮擁兵南來賊死力拒守攻累日不入乃繞攻東面不能直冲城下職是故也

十一日委官統帶練勇分駐城外

十九日貯穀豐備倉

二十六日按察使瑞元往蒲圻岳州巡視堵禦要路兼旬乃返

十月二十四日巡撫常大淳偕提督雙福往厥關閱戰船

十一月初五日聞岳州於初三日失守 調城外兵勇及金

口兵悉令入城登陴守衛

初六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下令毀城外十丈內民房

布政使梁星源發銀二萬買米又發銀采買油鹽 以貢

院爲糧臺

初七日毀城外民房 城門皆閉惟漢陽武勝二門開城外

男婦入城者眾漢陽門擠斃數人 城內街巷皆閉肆



按九門鑿新井九眼舊井埋塞者悉重啓之 毀望山門

外新橋保安門外舊橋

初八日毀城外民房 九門洞開居民搬運器物磚瓦木石者接踵於道 二鼓餘聞賊至麟洲守城兵勇叫呼達旦 巡撫常大淳與提督雙福相議以城外民房不及盡毀 下令先自平湖門外舉火焚之

初九日以土石築九門 城上以長繩繫人出入 城外火光四起煙燄上騰太陽赤色男婦號哭至有投江及沙湖死者 募紳勇得三千餘人紳士分帶登城助守 提督雙福下令每家門外懸燈備刀械各出一人警夜

初十日城外火如昨 黃鵠磯頭觀音閣志稱劉朱頭陀寺

故址宋明之代迭經兵燹 國初叅政宋某修建鑄金范  
大士法像高二丈餘巡撫常大淳以閭勢峻嶒偪接女牆  
焚之 提督博勒恭武列兵岳州城外賊至望風先潰既  
奔至省巡撫飛章劾之遂居城外待 命 晡後獲姦人  
二 黃昏時有二舟自上流來城上望見以爲賊至喧呼  
開礮已而知爲敗兵回船乃已

十一日城外火如昨 總兵常祿王錦繡統滇蜀兵勇二千  
七百自長沙逕繞賊前來鄂助守皆繩繫入 匪徒搶奪  
民物捕二人荷校於南樓示眾巡撫常大淳出示云匪徒  
搶奪地方官捕獲立斬應捕者格殺勿論 城內獲姦人  
六 陝甘有千餘兵至其未至者尙有二千餘在路 聞

蒲圻於初九日失守賊入城屠殺甚慘 謠傳將拆城內  
近城民房眾情洶洶勢且激變巡撫常大淳出示云岳州  
有警省城重地不得不加嚴密以防姦匪滲入城外民房  
非離江岸不遠卽距城根較近兵法以清野爲先若不早  
爲毀除非特有礙礙路且廣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毀除  
未盡致賊藏身潛掘地道前車可鑒是以奏明毀除况未  
經火燬之先曾經諭令各居民及早遷徙卽被毀之後現  
在委員清查戶口急爲安撫籌慮不爲不周乃聞有等不  
識時務之輩妄行訛謗甚至因城外民房燒毀卽謠傳城  
內近城房屋及漢陽漢口亦將燒毀殊屬荒謬獨不思毀  
除城外民房係爲清野而設何至無故毀及城內竝漢陽

漢口民房挨厥由來保無不法姦徒乘機造此謠言爲煽惑人心之計本部院率同文武籌辦防堵晝夜辛勞深恐吾民稍有未安乃竟有此不近情理之說殊堪痛恨除嚴密飭擊外合行出示曉諭仰閭城紳商士民及諸色人等知悉務各安業靜以待捷慎勿輕信流言致爲姦匪所惑如有妄造謠言搖亂人心者卽非姦匪亦屬樂禍之徒一經查拏定按軍法從事於是浮言浸息民乃安堵以土石塞七星關萬年關鹽道王東槐至自岳州丁艱解任十二日城外火如昨賊舟揚帆徐徐順流下須臾盡泊對岸鸚鵡洲桅檣林立約數千艘外委余朝鳴發礮擊墜其二艘城內獲姦人五總兵王錦繡令噪口置滾木礮

石復傳令守堞兵勇毋得誼譁是夜城上寂然 是日漢陽失守

十三日城外火如昨 我兵乘戰艦渡江擊賊至中流轟礮震天抵暮乃還 賊大隊自陸路至踞城東鉢盂山洪山小龜山紫荆山向所築營壘皆爲賊有復園文昌望山保安中和賓陽忠孝武勝等門 按察使瑞元遣兵分守諸獄 糧道成觀宣出示諭軍民人等舉報姦人審訊得實者重賞容隱者查出從重治罪 易防堵總局曰軍需總局

十四日城外火如昨 賊舟由鸚鵡州沿漢陽江岸放至南岸嘴或一二艘或二三艘皆銜尾徐行我兵於城上礮擊

沈賊舟三 夜對岸沿江賊鎗如火龍 賊聯舟爲二浮  
橋 比明已成上由鸚鵡洲至白沙洲下由南岸嘴至大  
隄口 賊於城南數十里外多築長牆死守於內阻我援  
兵路

十五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出賞格拏獲長髮賊一人賞  
銀二十兩 拏獲短髮賊一人賞銀十兩 告奮勇出城  
殺賊臨事視功大小從優定賞 城外屋宇焚毀略盡所  
餘高牆賊藉以庇身穴牆開銃礮擊我守壕兵勇城上技  
無可施乃分遣兵勇連日縋城毀之各賞資有差 夜四  
鼓餘賊乘霧放毒煙須臾咫尺不辨賊衆來攻城火箭礮  
矢雨至我兵以水龍沖之見賊皆塗面豎雉羽羣乘梯上

急將木石擊下銃礮繼發聲撼屋瓦賊死傷如積乃負屍遁川勇縋城掩擊大敗之生擒長髮賊二人奪獲長梯四十餘乘質明計賊死者三百餘人我兵傷者二人叅將羅兆元陣亡紳士夏維楨中礮死焉

十六日巡撫常大淳賞兵勇各銀一兩其賞銀萬三千餘兩賊舟往來江上多傍對岸城上苦銃礮不能逼及總兵常祿置八百斤大礮黃鶴山頭遙擊之日昧賊數十人遊行東門城下練勇縋城疾掩之賊遁生擒一人歸

十七日九門近城隙地掘阬深四尺許上覆巨旗使瞽者更番臥其中以瓦缶就地枕之缶身埋入土其口枕耳可聞賊掘地聲練勇縋城搜長春觀賊賊急閉二門攻之未

克賊夥來援乃奪其擡銃戰鼓還 卓午西南煙燄沸騰  
聞張家祥擁兵至與賊鏖戰 總兵常祿傳令民間備草  
人七十二已而勿用 發糶官米每日糶者不得踰二升  
十八日江夏知縣繡麟發腰牌分給眾民諭以賊來攻城一  
方有急一方保正率之土城助兵勇守禦 城中黃鵠山  
繚繞如伏蛇故俗呼蛇山自黃鶴樓至東門橫亘數里土  
民登其上觀者萬人巡撫常大淳坐衙齋望見行人蜩集  
命以諸色大旗分樹山峒以眩賊目

十九日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出賞格勿論士庶能毀賊江  
上一浮橋者賞銀五千兩 上下流二浮橋全毀者賞銀  
萬兩 燒一賊船者賞銀二十兩 川勇縋城擊紫荆山



屯賊奪其器械生擒執黃旗長髮賊二人復以釘釘其大礮引門賊夥自東搖旗來援我軍引還 賊焚東岳廟  
夜三鼓賊以長竿舉草人攻武勝門城上礮石齊下賊退  
二十日練勇絕城擊文昌門外賊殺賊數百練勇傷者數十  
人戰歿者二人 賊使一童子乘梯上城我兵獲之年可  
十四五言笑自若口稱欲入城放火接其身果有火彈  
二十一日城北觀漢樓下賊築礮臺擊我把總韓定邦  
夜大隄口沿江一帶賊築營壘

二十二日賊自下游攜鹽舫十餘艘至分泊江中鹽艘皆四  
桅長十餘丈舳艫高聳狀如仰月江船之最大者 賊上  
流浮橋忽然中開以筏聯之已而賊舟自南至者有數十

艘 向晚賊頻射火箭入城 夜五鼓賊攻觀漢樓我兵禦之礮聲達旦天曙賊退殺傷之者二十餘人城上兵勇傷者四人

二十三日使夫入豐備倉春粟 食時聞提督向榮兵至東郭鉢盂山白箬障天舟中賊多疾走奔赴之巡撫常大淳登黃鵠山以西洋遠鏡瞭望見來兵奮勇火毬如星傳諭援兵雲集殺賊獲勝於是軍民少安

二十四日城中缺油鹽兵民購買不得多有淡食者

二十五日知府明善出示諭各油鹽店戶仍前發售定以限制每日每家買鹽不得過二兩買油不得過四兩 賊於城北掘地道練勇縋城擒獲一賊面有火印供稱沿城已

掘九洞惟三洞有水 賊於沙湖樹木椿覆板爲橋直抵  
小龜山往來其上如織

二十六日撫標目兵張鱗甲自提督向榮大營齎書回城巡  
撫常大淳將來書交城上官弁紳耆傳聞始確知向統大  
兵於十三日至李家橋與賊轉戰連獲勝仗茲大營已駐  
卓刀泉矣先是鱗甲偕一目兵奉令偵探而賊於水陸諸  
要徑皆置竹釘旣泗水偷渡其人爲竹釘中傷要害旋死  
鱗甲四肢刺傷比抵大營血污衣袴見者莫不壯而憫之  
向來書言此人辛劬得力可卽超擢以示鼓勵巡撫常大  
淳提督雙福各賞銀百兩立授把總予碑礮頂戴 竟日  
陰雨一鼓餘雨益甚賊來攻城城上木石礮火迸發賊攻

愈疾忽然雷電交作賊退是日適交小寒序屬殘冬猛聞霹靂人咸嗟異 雨勢聯綿守陴者警呼徹夜礮聲不絕按察使瑞元晝夜周巡城上陰雨無月色時巡察尤勤遇守堞兵勇偶倦假寐輒重責之

二十七日黃鵠山頭轟大礮擊沈對岸賊舟二 諸商閉肆強半市僧居竒之見城中兵民食指浩繁甚至終日持銀竟不能易一錢百物昂貴日用惟艱軍需總局出示諄諭諸店戶照常公平交易於是始稍稍有開張者兵民稱便設遊勇每門二十人不分晝夜更番巡歷

二十八日黎明提督向榮自卓刀泉分兵十隊攻奪洪山賊營進剿小龜山紫荆山賊守備葉承清率兵勇五百縋城

夾擊鮎魚隄橋賊已先斷我兵以大木接續蜂擁而過賊皆短兵矢礮不繼川勇執蜈蚣大赤旗登山頂而舞眾軍繼之賊中礮及落水死者無算城中士民登黃鶴山觀者如堵望見我兵驍悍驅賊赴水如羣鴨鼓噪笑呼懽聲動地 夜三鼓大風奮發江水喧騰賊上下浮橋皆吹散舟沈數十艘溺死賊甚眾

二十九日朔風烈烈微雪竟日 提督向榮與賊戰於東郊奪獲馬匹百銀鞘二火藥鉛彈無算是日殺賊盈千我兵進駐岳王廟 賊大隊未退城不能啓東村富民張氏家有積穀知提督向榮糧運未至軍不宿飽乃盡出以獻事急不暇春麾下多饜糠糲 賊復聯舟爲浮橋

十二月初一日軍需總局缺錢城中質庫七家各捐千貫

張國樑

即張家祥

與賊戰於南湖襲奪其營獲器械無算夜

五鼓賊扒文昌門提督雙福守城上督兵勇擊退之

初二日提督向榮與張國樑攻賊於東郊自晨至暮勝負未

分各引軍還夜四鼓餘賊掘文昌門地道既達城下牆

足有大木椿排立極堅賊以巨斧伐之登登有聲巡撫常

大淳率屬官齊集城上用夫四百人挖內濠引水注滿

初三日遣川勇下文昌門挖掘地道賊無所獲

初四日犁旦黑霧中聞大聲震動文昌門城積二十餘丈蓋

賊於地道以置盛火藥轟裂也時守城兵勇有人帳就睡

者有下城買菜物者時八人揚旗先登見噪口疎落招颯

大呼逆黨繼之復四圍乘梯攻入兵勇紛紛走避城遂陷  
巡道王壽同守忠孝門聞文昌門轟裂督練勇書役人等  
急往策應與賊戰於閭馬廠殺賊十數人力盡不屈死壽  
同高郵人進士子恩晉懷印從死陣前練勇書役十二人  
皆戰歿

江夏知縣繡麟甫回署猝聞警信忿不欲生將印藏弄揮  
雙刀上馬率子伯春僕谷祥青縣義勇李成章等共數十  
人奔赴武勝門堵禦遇賊奮刀左右刺連殺數賊賊後至  
者亂矛刺之乃死伯春等同時陣亡繡麟滿洲廂黃旗人  
舉人 典史楊瀚冠帶坐監門賊至被執瀕死罵不絕口  
瀚大興人

候補知府唐光照自捐貲募勇二百人守忠孝門賊至督  
勇力戰而死光照零陵人

前漢陽通判林寅大興人與女夫陸貧孫執挺斃數賊賊  
死鐵佛寺

前監利知縣彭鳳池守武勝門賊至持刀力拒殺賊數人  
身受重創臥地不起後三日其僕見之積屍中氣奄奄未  
絕昇之回寓鳳池謂家人曰世受國恩不敢負是晚自  
縊室王氏妾張氏子蔭晉同死鳳池龍川人

荊州同知舒綸內府旗人候補同知朱祖培臨桂人周汝  
翼長沙人江陵知縣俞昌烈宛平人咸甯知縣黃兆奎如  
皋人試用知縣董師雍仁和人楊明善大興人候補布政



正長系事卷一  
十一  
司照磨葉慶恩和人從九葛璜大興人程慎思婺源人  
洪文潮慈谿人凌茂松石門人當陽典史劉紹光武進人  
皆守城上殺賊力盡不屈死

按察使瑞元奔回署命家人自盡幼子延本年十四旁侍  
號泣拔刀自殺之乃自剄幕友潘傳鏌同死瑞元滿洲正  
黃旗人 司獄張運鈺肅衣冠守獄厲聲罵賊遇害甚慘  
運鈺南昌人

布政使梁星源端坐廳事賊入謂曰我等爲官不能保守  
土地誠宜殺然吾百姓無辜若慎勿肆屠上千造物怒言  
已瞋目視賊一賊挺槍貫其頸昇尸於外事平覓不獲舉  
衣冠招魂以葬星源岐山人舉人

廣儲庫大使張壽祺在庫禦賊被戕父母自縊同時糧儲道庫大使鍾秉權亦在庫禦賊被戕一家八口皆自縊壽祺陽湖人秉權南海人

武昌知府明善自縊未絕賊至引頸受刃而亡幕友蕭志蘇陳和庭周鼎同死明善滿洲廂藍旗人 通判李芳一家老幼十口闔門自焚死芳上元人

已革知縣施均守火藥局城陷或告之曰盍逃乎均監守弗去謀欲舉火燒賊而賊已至遂戕於局均浙江人

武岡同知周祖銜辦理軍需總局在局罵賊死祖銜商城人進士 總局聽差委員試用從九品鄭愚一家五口自焚愚灤人

鹽知事李萬春巡檢張偉績聽差糧臺賊人各格殺數賊而死萬春朝邑人偉績鄆人

府學訓導吳長庚挺身罵賊子兆豐兆履婦袁氏胡氏女二僕婦鄧氏男婦八口皆死長庚漢陽人舉人縣學教諭魯唯赴泮池死唯漢陽人舉人訓導阮熙仁自縊於明倫堂熙仁黃安人舉人

前鹽道王東槐推幼女落井與妻蕭氏自縊

巡撫常大淳時已調任山西留辦軍務城陷殉難子集松巡捕增喜楊文先馬登雲同死其親戚家屬遇害者二十人大淳衡陽人進士增喜漢軍旗人文先登雲皆江夏人學政馮培元投井死培元仁和人進士

總兵常祿副將春榮由大都司巷與賊鏖鬪至長街當其鋒者靡不辟易賊死傷接踵一賊婦尤兇悍常祿提刀直劈其面橫屍火巷口足長尺許頃之賊來逾眾血淋漓滿戰袍乃自稱力竭刎於馬上春榮連殺執黃旗賊追擊至黃鵠山墮馬陣亡常祿滿洲鑲白旗人春榮漢軍鑲黃旗人

城守叅將楊光普守漢陽門自譙門躍出與賊格鬪移時殺賊甚眾負重創戰歿城上光普漢軍鑲藍旗人

遊擊李登魁守武勝門手然大礮擊死賊數十與從九品徐光雲大呼殺賊賊來撲卽奮前挺矛直刺一矛貫兩賊矛斷復奪賊刀殺黃中賊數人紅巾賊十數人光雲亦手

掣佩刀殺賊相繼力戰死登魁大理太和人光雲池州建德人

提督雙福滿洲正白旗人總兵王錦繡馬平人叅將錫純漢軍鑲黃旗人福厚漢軍正紅旗人慶祿滿洲旗人守備曲春泰解州人馬永祥長安人胡光達穀城人千總王金亮江夏人曾光榮江夏人把總吉祥荊州駐防旗人盧蔭鴻昆明人李文魁江夏人外委余朝鳴江夏人皆殺賊陣亡

士民兵勇殉難者不下十萬餘人忠義震一時茲未能枚舉特表守土官之尤烈者

補錄蒲圻殉難官弁

知縣周和祥四川仁壽縣舉人聞賊入境與縣丞張汝琛  
典史何耿城守千總胡起太率眾嬰城守賊大至南門發  
礮擊死賊數十相持半日城陷和祥迎賊詬罵賊怒剖其  
腹屹立受之既斷頭乃仆時有監生陳修榮者伉爽士也  
聞和祥死亦相繼罵賊不屈賊併礮之汝琛轉戰敵樓殺  
數賊忽刀落墜斷遂遇害耿被戕路隅起太巷戰大呼殺  
賊負創歸家自縊所蓄犬守尸不食哀號斃其側闔城士  
民及吏役等皆死之汝琛上蔡人耿蕭山人起太江夏人  
南陽鎮都司王煜河南撫標守備嵩山擺元慶壽春鎮外  
委張洪恩竹山協外委黃長森共統兵八百守蒲圻賊至

迎敵戰歿

補錄漢陽殉難官弁

知府董振鐸漢軍鑲黃旗人城陷與縣丞趙德忠從九品張世勳把總吳金彪皆殺賊死之

署遊擊李信匹馬橫梁巷戰良久復舍騎徒步跳盪所至披靡殺賊幾百人至魁星樓憊甚身被數十創復奮鬪乃死信晉州人

陝西延綏營叅將朱廷瑞守朝宗門賊至督兵力禦其子亦隨父殺賊相繼陣亡廷瑞甘肅人

武昌紀事卷二

劍川 陳徵言 炯齋撰

雜論

賊首洪秀全廣東花縣獅嶺客民或云秀全乃湖廣軍犯未詳其本姓其言洪姓及花縣人者譌也道光三十年九月初三日與其黨馮雲山在桂平金田邨韋正家聚眾倡亂共先拜會時粵西紳耆疊次聯稟乞究治當事置弗問遂釀禍亂馮雲山亦花縣獅嶺客民英夷亂後居高州香港授讀屢轉入夷教久之言欲往粵西傳教夷厚贖之遂以其金廣結莠民故今賊眾晨夕讚美耶穌七日禮拜與西洋天主教無異以此論之外夷之貽禍烈矣哉



楊秀清不知何許人舉動詭秘雖其左右莫能盡知外似端緒紛亂而實總攬大綱一無所紊尤善撫愛夥黨有事傳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賊所倚賴者秀清一人而已其能謀善戰之蕭朝貴馮雲山皆相繼登鬼籙賊勢近雖強盛而內已龜爛不振

賊中博白人數千皆教匪也洋夷賄屬華人往彼傳教比年欽州渡船送夷人至博白彼處男女躬迎甚眾禍機所伏知非一朝聖人所由杜漸防微奇衰必禁也

明季西洋人利瑪竇撰乾坤體義陽瑪諾撰天問略艾儒納龍華民輩亦各有撰述如西學凡四字經諸經解會中規約等書皆廣耶穌教之說支離荒謬竊釋氏之緒餘有捨死救

生奉天主升天堂云云欲使人教者雖至橫死不悔故賊得從而揚其波藉以捩亂其所造僞書遂言上帝爲天父耶穌爲救世主真心敬禮之者天父下凡佑之享福死後魂得昇天不受閻羅拘捉且斥閻羅爲妖諸凡百神皆爲妖魔遇廟像輒焚毀無識愚氓見彼所爲謂天壤閒無復有鬼神爰敢肆無忌憚助之爲虐其死心爲彼甘蹈白刃者以此非賊真能如古名將信義素著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謂陽瑪諾輩所撰之書不過歆動下愚今賊僞書三字經襲其舊說則爲所誘者類皆鄙野村夫可知指日元凶投首餘夥自悉解體散竄驛騷撲滅無難此可預操左券蓋逆黨戾氣所鍾原非權奇英物自不能更爲寇

蓄久稽顯戮矣

案西洋天主教卽古所謂祆教其來已久闕微草堂筆記引證極詳特唐宋以來皆未盛行自明萬厯間西士利瑪竇入中國以厯法知名當時遂挾術自銜誘人傳習其教炫赫逐漸蔓延直省黃岡吳德芝有天主教書事閩人張希周有澳門圖說皆深言其害我朝雍正二年奉

旨西洋人除留京辦事人員外其散處各省者該督撫飭地方官俱遣至澳門安插所造天主堂改爲義學公所凡誤入教者嚴爲禁諭否則併地方官一律治罪於是積穢汰滌淨盡自辛丑之變其燄復熾閩粵上海甯波皆建立禮拜寺聚衆誦經其書流布民間近時入教者頗眾儻不

早爲禁絕恐日久更熾姦慝此患未除彼患復萌籌維國  
計者殊深杞人之憂特著於此用諗當路

凡爲賊擄者類多商賈力田之人勇藝弗精銃矢不能命中  
木無長技可恃驅之鋒鏑之際未始皆心所甘特惑於邪說  
遂視穿窬如坦途然此輩可行閒使之攜貳亦可招撫使爲  
我用前事已有成效在當其責者之相機而動耳

賊中無讀書練達之人故所見諸筆墨者非怪誕不經卽麤  
鄙俚俗此賊一大缺陷蓋天之所不與也

自僞東王以至卒長

僞官

各有牌刀手若干人其多寡以漸

而殺此乃賊左右心腹巡查傳令皆所掌也遇黨類有犯律  
者牌刀手卽可專殺

賊婦亦有偽職與偽官相等閒嘗出戰紅綃抹額著芒屨頗趨健

賊初軍律極嚴雖首逆戚屬無敢犯者如十人出戰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繼進不敢退退者立斬故其下皆用命出死力抗拒我其後烏合太眾不能復然矣

賊每戰各營正牌二十五人居前當鋒牌尾老幼輩助聲納喊方戰大呼殺者三勢殊兇猛蓋勝敗所由判也過此則易摧折矣

賊酷愛髻齡童子見輒攜之去有慮其身歷行間慣覩戰爭危事後恐滋蔓難圖者竊不以爲然幼童多屬善良子弟其爲賊擄原非得已且在彼中日惟遊戲徵逐從未嘗練習技

勇講求韜鈴一旦無所依恃必將震駭失措奚暇螳臂當車  
張其毒讎耶

賊首僭稱偽號者七人其最著者偽西王蕭朝貴負膽力凶  
悍異常嘗單騎片時殺百數十人如行所無事寇長沙被我  
兵於南門城樓發巨礮擊死屍埋老龍潭經南撫張公亮基  
起獲驗明梟剉茲乃其遺孽甫數歲耳又偽翼王石達開偽  
丞相曾天養偽元帥羅大綱卽羅亞旺亦頗驍果能戰其餘偽北  
王韋昌輝偽燕王秦日綱等而下之皆猥鄙無能之輩不足  
數也

賊專以邪說煽惑人無他幻術惟焚人屍骸取灰製藥用之  
攻城則毒甚

賊最愚頑可笑者或臨陣或患病與凡一切事皆對天祈禱口中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謀遂意祝畢赴湯蹈火在所不顧賊初起變時竊據金田村僭號天德而今賊僞示皆署太平天國字樣呼首逆曰天王自湖南來竝不聞有天德之說傳聞賊中有供奉木偶或疑天德卽指木偶而言殊不足信賊教望空禮拜不喜神像見輒毀滅決無復奉木偶之理假使有之想卽所敬耶穌或所宜然又疑敬耶穌者多供十字架與木偶不溜合不知京城宣武門內之天主堂所供耶穌實一美少年余曾目覩趙雲松檐曝雜記亦載之則此木偶斷爲耶穌無疑謂僞號天德指此直臂談耳大抵賊多詭幻僭號忽中止忽滅神像忽奉木偶其故均無足深求也

桂林城根多堅石賊攻文昌門時掘之累旬不能入隨即颺去後在耒陽招得窆煤人甚眾每攻城用以穿地道遂爲長技其法於數里外開一巨洞以大木上釘橫板旋進旋以木承之故無壓墜之患其木兩旁可容人出入所窆之土卽於此擔出旣達城足堆滿火藥或以匱盛之而皆藏引線竹筒中預刻其時爲引線之長短隨遲隨疾皆可豫定位置旣畢乃靜俟轟裂乘勢攻入破之無他但沿城有濠深廣賊技自窮然城垣卽被轟陷而內果有精兵宿將抵死守禦僅此缺口賊眾亦難一時闖入有闖入者亦屬自投網羅正可儘力截殺蓋賊由外入內其勢逆我兵由上擊下其勢順難易攸分勝算在我矣城上又必多備人夫及沙袋土石等物一遇



危急取攜如意平日區畫周密臨事自無他虞其要尤在守陣之士膽壯氣定無倉皇失措之狀則任大變當前制之裕如矣

賊瀕行時留牌刀手數百人於城內使縱火燒燔是夜適我兵攻入賊始鼠竄而潮勇又肆行焚掠長街賈肆火於賊者半火於潮勇者半豺狼毒麀兵燹旋遭天之降禍亂於楚可謂烈矣然向使大兵遲一二日始克復則賊將逞其虐餓武昌十萬戶恐化焦土矣

賊善偵探善設伏善結營善致死於我善據險要地勢善詐爲我軍狀善爲奇正抄合之術其所短在器械不精備弗善用銃礮馬匹瘠瘠臨陣多顛蹶又烏合大眾軍糧一時難繼

曾於長沙忍餓遁逃深犯兵家軍資既竭欲掠無所大忌竊揆情勢務宜及早扼要斷其接濟迎頭攔擊過其凶鋒沿途設伏撓其銳氣寬宥脅從散其羽翼挫長攻短因敵制勝是在當事

古今軍中利器異時殊宜近惟火礮最擅制勝我

朝開國及平定西域征兩金川前後大小戰功皆賴其猛烈之力 欽定皇朝禮器圖式詳載諸礮名式如天聰五年造紅夷大礮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其後復造神威大將軍神威無敵大將軍武成永固大將軍皆是此次賊寇武昌城土置大礮自七八百斤至千斤者轟擊皆不能踰江約計礮子所及僅三五里而止令人憤懣僉咎鑄法不精弗如登州之

礮可擊四十里東粵之礮可穿土尋丈爲能得力竊謂此乃  
火藥未盡善礮不任過也武備志詳載造火藥法以研極細  
置手心然之不熱手爲佳近又見勞司馬光泰所著礮藥說  
亦極明白精當爰節錄之以備采擇其說云煉硝煎至二三  
次白糖以去盡其泥蘿蔔以去盡其鹽雪水以去盡其礬然  
後取面上之牙入用其底清水漂之盡如雪體而止其次煉  
磺茶油煎之以去其面牛油煎之以去其底尤重選炭洋人  
用藤炭俄羅斯用布花炭中國無藤麻扞代之布花則紵線  
絞把煨以良工自能成炭又參用葫蘆殼炭摩犀公角炭大  
梅片麵製法柳炭照常麻扞去頭尾火候宜細煨葫蘆殼亦  
同摩犀公角打碎以鐵鍋煨之使燒透煙盡而止再以芭蕉

樹取汁多煎之次日澄清去其水加大梅片共入鍋內鍋外用滾水泡之使鏽化成糊收存待用每藥一百斤用淨硝七十六斤淨磺十一斤麻杆炭四斤柳炭四斤布花炭四斤葫蘆殼炭半斤公犀角二兩梅片二兩煨煉成糊入汾酒二十斤合春爲藥春力愈多愈好研煉有光然後羅篩成細粒以少許置掌中火試之不燒手此爲上藥先時須較準各礮食藥分量一一記明某礮食藥若干用紅布袋盛之配合藥罈大小裝入再用引門鐵錐探入刺破布袋然後下烘藥點放乃可得用至放礮之法遲速疾徐更宜講求凡大礮裝藥甚難不可輕放必待賊將近可以一放成功否則賊未至礮先鳴後無以續卽擡礮烏銃亦然五放則礮身通紅不能入藥

故點放不可不慎惟子母鐵礮自朝至暮可連環接放最爲  
得用苟能多製此礮配用此藥何賊不可克何敵不可攻孔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礮此藥卽利器之謂

賊圍撲城時聞當路請亂問休咎亂運動如飛判云可喜可  
賀這億萬生靈得保厄脫你看那江漢民人何不搖舟過只  
落得屍骨滿沙坡血紅一片漲江波大劫數今已無多這省  
垣城郭難破只爲受人託使我重添三分過逆天意遲一紀  
纔得總結果時方幸可保無虞後十餘日城卒陷又吾友葉  
君慶恩以布政司照磨需次蜀中後以迴避鄰省意欲來楚  
請亂判示亂書云這世人遭網羅只爲姦黠心大苛陰招造  
物怒勞勞空蹉跎我今來此爲君歌勸君牢把中流舵脫一

失手將奈何漫言此去防巫峽風波之外有風波怕只怕有人吹裂江城笛惹得梅花到處多骸骨成山血成河嗚呼只爲姦黠心大苛葉不甚解心殊鞅鞅舟過三峽遂有覆溺之患幸旁舟救起之衣物盡失及來楚碁年又與斯難風波之外有風波之言驗矣此與前乩仙所判同一神妙莫測蓋一則時事太迫則反言其害一則遠見幾先則微露其倪觀此殊歎禍患之來不可謂非人事之有以感召也自來一切水旱蟲疫之災莫不由人心不古奢淫姦險所致語云妖由人興良非誣罔武昌自戊申後迭經水火迄無甯歲一昨更遭刀兵之厄民不聊生道路怨咨殊怪彼蒼不仁獨不思桂林長沙頻年豐稔人物咸若近亦被賊蹂躪而孤立崇墉困之

數旬終不罹破城之慘以視武昌之旣遭賊害復被客兵焚掠者大相徑庭此可見人事之不齊豈天心私有愛憎也我朝

列聖相承勤求民瘼舉前代種種秕政一掃空之如天之德浹洽至深方今

聖明在上惻癡彌塵求諸往古一代帝王如

皇朝之先後同揆者誠無倫比凡在率土宜如何濯磨自新以仰副醲醑雅化其有自底不類上干天譴致煩

宵旰之憂者撫衷內省當亦面熱痛自懺悔矣乜仙之事本涉神怪儒者所弗道茲於變亂之餘姑錄之以廣大眾聲聞觀者以是爲訓世箴銘而天良發而迷途返夫奚不可

附錄

初四日 城陷殺聲喧闐城中鼎沸已而賊大隊入漢陽門  
傳令云官兵不留百姓勿傷 賊入獄釋諸罪囚出而報  
復雪讐兇暴彌甚 夜三鼓賊執械明火巡街 鬼聲四  
起或至打居人門戶自是夜靜往往皆然聞者心悸

初五日 殺人盈街 太陽慘黯無色 賊三五爲羣入人  
家搜括財物加刃於頸逼索金寶如是者累日 夜新街  
失火賊驚起往救尋撲滅賊因有戒心下令云儻更有失  
火延燒者四鄰皆斬於是人各惴惴惟恐祝融與孽也

初六日 賊入城日眾皆居長街列肆及人家大厦 賊收  
羅軍器 使人舁火藥局硝磺入船 僞東王楊秀清傳



令止殺 脅城中人相從謂之拜上蓋入彼教必以拜上  
帝爲重也分設寫名數館從之者皆至館報明名氏年籍  
登簿記注旣寫名則羣居一所初以十人爲一館旋以二  
十五人爲一館皆設頭目領之 荆門知州金雲門休甯  
人以寒素起家潔身愛民荆楚之人甚德之是時奉檄在  
外家留城中宦邸城破室汪氏二女皆自縊弟人銘守尸  
三日不食賊至排闥大呼殺妖人銘憑樓闌從容云我兄  
爲清白吏何妖之云賊怒登樓旣見三尸始相視歎息已  
欲脅人銘降人銘據胡床仰視大言曰死耳降則不能也  
意態自若賊目壯之主復力使拜上乃曰無論大節  
萬無可踰且我一降對此三尸何賊目知其心不可回遂

弗強賊以巾蒙首不戴小帽衣無領無馬蹏裏使民間效其服飾故帽領等物亦皆棄置弗敢御惟人銘一無更易自始至終抗義不撓可謂難矣徽言嘗書其事彙入文集中而識其崖略於此 賊控城中米鹽日分給各館使人毀窗櫺及木具爲薪 賊設僞聖庫於長街汪姓紬店凡珍貴之物咸納焉 賊於城之東南北三方距城半里許築長牆固守於內而城上不多設備僅十數賊居敵樓又於黃鵠山峭起望樓高數丈我兵來攻兩陣相接賊於望樓中窺見卽以次飛報乃整眾憑城而守餘日未嘗登陣也

初七日 提督向榮與張國樑兩路兵大舉剿賊守備薩國

亮獨先爭上小龜山眾奮勇繼之敗賊於東郊日暮引還國亮陣亡自是間一二日輒進攻聞賊每不利未知其詳不能縷述後凡我兵大勝得確耗則書之 僞東王傳令使民間收拾積屍潔淨街衢違者斬於是多昇至漢陽門外投之江 城上被戕官弁兵勇賊皆拋擲城下積柴焚毀穢氣薰天

初八日大雪 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賊以紅帕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搜括視長髮賊彌兇而狡雖窮巷甕牖之家亦莫不囊空餅罄寸物無遺時因目之爲本地王爺蓋民畏長髮賊呼曰王爺故於若輩云然 賊婦入城皆大腳高髻力能任重可勝二百斤服飾都麗雅弗稱體 賊造

浮橋自對岸晴川閣至漢陽門江岸以巨纜橫縛大木上覆板障人馬來往履如坦途

初九日 賊令民間掃雪 賊首僞太平王洪秀全入城僞王僞官等從之者甚眾 僞太平王居撫署以黃紙翻大門首硃書天朝門大堂書天朝殿 僞東王居藩署僞西王居督署僞北王居臬署僞翼王居學政署亦以黃紙翻大門首硃書某王府大堂書某王殿 僞南王馮雲山賊中今無其人蓋先敗死全州 賊竄出全州同知江忠源獨帶楚勇扼之於蓑衣渡攔截鏖戰三晝夜無少休復伐大木於下游築壩塞河賊大窘夜悉棄舟遁是役也陣斬雲山竝僞國宗韋正足聞亦擊斃賊死者二千餘所遺輜

重皆爲我有惜河東無營斷賊右臂

初十日 冰雪交融檐溜聲滴澀竟日泥淖滿街賊見人著

油鞞皮履者輒強取之 漢陽門外有鄉民來肩挑貿易

皆鷄豚魚鰯餅餌之屬賊許人出城買物自是亡者甚眾

後賊覺之始命守門賊盤查嚴密然脫逃者如故不幸見

獲亦甘殞命 賊僭設偽進貢公所使民間進貢凡金銀

錢米鷄鴨茶葉皆可充貢且云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蓋進

貢與拜上異拜上則爲兵進貢者依然爲民也於是人爭

趨之時城中錢米富有者無幾皆捧盤米上壓百錢或千

錢惟典商及素封之家有貢黃金多至數百兩貢銀錠累

置案上前後使四人舁之者然亦寥寥可得而僂指也初

賊謂埋藏金銀揆出闔門斬首膽怯者遂束手無策任其取攜及是聞進貢仍得爲民皆不惜傾囷倒廩出之至僞公所次第擠入數長髮賊各以其彙收訖予一紙上鈐僞印大書進貢二字其貢金銀者給僞執照署楊秀清蕭朝貴二逆左輔右弼僞銜號

賊使婦女歸館以數姓併居一家亦以二十五人爲率

十一日 凌晨賊往閱馬厰講道理賊本邪教講道理者如禪家說法之類先期建高臺有戴紅氈大帽賊年四十許面瘦削繫玻璃眼鏡手持白箠儼然踞上座旁一童子執刀侍賊揮箠招人遊臺下若相親狀所言荒渺無稽皆煽惑愚民之語有壯者排眾直前抗論折之賊怒甚以五馬

縛其首與四肢鞭馬四駛卒不能死乃刃殺之其人瀕死  
笑曰吾得死所吾可見祖宗地下矣惜當時不傳其名氏  
十二日賊至貢院點名使人鳴鑼傳呼於街曰凡城中人  
及進貢者皆往聽點遲悞者斬於是人麋至滿堂滿院語  
聲喧雜數長髮賊據案拈筆招呼唱名勢紛紛不服給已  
而人逾眾一虬鬚賊起視晷影已西入意欲歸共事者議  
不合至相詬厲推案而起遂罷點是日賊入黃州

十三日賊使城中人分駐城外又有過漢陽城者不分老  
幼率以四五十人爲一營使二長髮賊爲正副營長領之  
自是賊撥人出城殆無虛日百姓得居城中者十無二三  
矣

十四日 賊傳令駐城外已入營者概行短裝掛號布長衣  
皆裁半雌紫貂海龍外套亦一剪斷之 賊分十軍曰前  
一前二後一後二左一左二右一中軍中一中二其號布  
鏤木印刷截黃布方長可半尺餘前曰太平某軍後曰聖  
兵 賊始謂進貢者仍各歸本業至是皆挂兵字號布乃  
知前言詐也 賊營偽正副長繕人數清單簡一能書寫  
者掌書記少壯有力者二十五人爲正牌老幼爲牌尾有  
疾者爲能人送入能人館有醫爲診治賊忌病字故有疾  
人謂爲能人然不解其命義何居

十五日 賊率脅從之人往蔡店擄米穀財物途次賊潛逃  
七十餘人倩人薙髮酬錢一貫脅從人逃者尤眾



十六日 賊傳令城外已入營者各執器械

十七日 大風斷賊江中浮橋

十八日 我兵乘風縱火焚賊寮篷敗之中和門外殺賊甚眾奪踞其營獲器械無算

十九日 賊復縛木爲浮橋更多繫大鐵錨重三四千斤者拋江中視前益穩固雖大風浪不能動 賊令城中婦女更遷往火巷歸館遲延者鞭箠促之時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婦女雖青年弓足者莫不躬自負擔抱兒挈女絡繹衢巷至則有賊婦領之服飾華美有釵釧者輒爲賊婦所奪每館賊日發油一盃人各發穀三合其居僻巷先與四鄰聯數十人爲一館者得不遷 賊於城外長牆多建更棚

夜間使人更番擊鼓時有僞官巡查

二十日 賊至青山沿江邨舍擄人歸鄉民懼賊裹脅來售食物者漸稀

二十一日 賊有闖入女館欲行姦者婦女號呼不從賊目聞之駢戮數賊懸首漢陽門外

二十二日 僻巷人家尙有藏匿未出者賊拶出決臀數十卽於城中歸館其老耄聾瞽殘疾者分別設老疾館處之

二十三日 賊傳令凡衣服美者皆須有聖庫印方許服襲城內外僞官十數人分途鈐印紛紛竟日遇狐貉輕裘僞官輒攫去曰若何堪服此 賊日使脅從人擔城中各倉穀米入船力弱不能勝者沿途少休輒遭鞭斥人不堪其

辱或復投水死 豐備倉穀最多賊一時不能空之竄後  
猶餘數百石

二十四日 天氣嚴寒附郭諸湖冰凍堅厚上可行人 潮  
勇二百餘人降賊潮勇及廣西捷勇俱極跋扈沿途肆擾  
搶奪財物褫人衣履淫婦女強占邨舍瀕行則焚毀天寒  
所居左右林木盡伐爲害與賊相埒古云旅舍無煙巢禽  
無樹不幸於今見之提督向榮駐營卓刀泉嘗於姚氏祠  
堂誘誅百餘其郤遂有降賊者

二十五日 賊私造僞時憲書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十日  
節序凌亂以是日爲歲除 首逆僭稱選妃使民間女子  
往閤馬廠聽講至則選十餘齡有殊色者六十八人卽偏令

入撫署從此沈溺狂瀾遂與父母永訣矣 賊僞官等進  
貢首逆賊婦進貢僞妃皆鋪黃紙案上羅列巨筮所盛蔬  
肴餅果務期豐滿使二人昇之鼓吹前導備諸醜態 每  
營賊給豬一頭錢數貫爲度歲之需亦間有給牛羊者

二十六日 僞官詣首逆慶賀賊婦詣僞妃慶賀皆著梨園  
衣甲是處金鼓鞀鞞楚會儼然一大劇場

城內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紙厚寸許

二十七日 我兵進攻大獲勝仗殲賊千餘斬僞官八殺傷  
者尤眾賊於是震恐遂有竄志 布政司廣儲庫銀七十  
餘萬糧儲道庫銀十餘萬合鹽道府縣庫銀總計之約銀  
百萬賊悉昇之登舟

二十八日 賊昇銅鐵礮入舟

二十九日 賊傳令各營備一月糧鋤鍬四具

三十日 夜四鼓賊於府監後空屋舉火隣舍婦女睡夢中驚覺披衣曳履逃出四竄包裹繡鞵簪珥之屬狼戾道上天將曙暴雨沛然火乃熄

三年癸丑正月朔提督向榮總兵和春秦定三都司張國樑共督兵進攻大敗賊於東郊 賊治裝登舟賊婦亦紛紛捆載出城 驅火巷女館婦女概行登舟人眾舟不能悉載有坐江干凍餒徹夜者有登舟奮身擲入江濤者有死力挽賊婦共入水死者

初二日 賊婦入僻巷各女館摻括財物 僞王僞官等詣

首逆辭行退至僞東王府會齊以次出城須臾首逆僭乘  
黃氈轎啓行其後有肩輿百餘乘 城外各營賊皆由浮  
橋過漢口惟東門外有賊千餘抗拒我兵薄暮始倉皇渡  
江半渡賊卽傳令焚浮橋

夜城中焚廬火環起赤光燭天明如白晝照見江中賊舟  
往來織悉畢見我兵由忠孝門中和門兩路攻入城中賊  
奔竄蹣跚掩擊中礮落水死者無算侵早賊舟皆於對岸  
下逸提督向榮率兵追勦留副將瞿騰龍守城武昌克復

陳炯齋遺詩

癸丑閏河決

正憂羣盜中原擾又歎橫流巨壑奔  
大地蒼生淪水火幾人赤手正乾坤  
賈生太息空籌策陶令歸來早閉門  
萬里長安雲漠漠愁來北望獨聲吞

曉過鄱湖

江天寥廓曉濛濛極目烟波一望同  
去鳥背飛彭蠡月輕颿斜趁鯉魚風  
平湖潦盡多廻岸客路秋高正落楓  
觸忤長途遊子淚十年九度感飄蓬

次韻奉酬張南山先生見贈

豈有才驚眾窮愁且著書  
客留滄海久身比舊山臞  
青眼來

耆宿高歌起懦夫感深飲醇意盛會集朋徒

章門送林雪舫茂才若海之楚

我到南昌郡逢君向鄂州言尋九疑麓去上一孤舟野甸迷  
芳草空江急亂流片帆行漸杳落鴈數聲秋

送和文炳照磨歸里省親

寥落天涯十二春翩然得意省慈親石尤風莫秋來起江上  
才歸萬里人

立秋日京口曉渡

瑟瑟西風送畫橈波閃兩點認金焦江山悅目詩情活歲月  
驚心客路遙殘夜霞蒸京口樹高秋月冷海門湖耳邊喜有  
尚鐘聽直到揚州廿四橋



南昌章江門城樓癸丑夏秋江忠烈公駐節所也乙卯  
春自潯陽軍中奉檄來茲得重登焉感懷疇昔泫然成

詩

昔年仗劍豫章遊滿眼旌旗壓怒流大將偶來成砥柱孤城  
危處見神謀我今獨抱西州痛公在應無南顧憂章水匡山  
難入眺漫天風雨黯層樓

癸丑章門病中感懷

旌旗不捲亂雲收獨倚危樓望九州紅葉題殘征士淚西風  
吹動杞人憂斬蛟誰繼澹臺後射虎公真李廣儔滿目河山  
經百戰及身功業定千秋

炯齋所著湖海詩集經劫火後散逸無存茲特卽平時

所記憶者略述數首附於卷末俾憐才之士見豹一斑  
足知全體云昌言記

小傳

南海李長榮長譔

陳君名徽言字炯齋雲南劍川人諸生由國子監典簿軍功保舉通判咸豐丁巳十月禦寇江西東鄉力戰陣歿事聞詔以道員例賜卹入祀昭忠祠昔年君自滇來粵不遠數千里問詩於張南山師黃香石先生兩公俱賞其五言有極沈頓者極清空者極幽秀者一日師招余與君賞菊聽松廬師論及滇詩謂百年來無出炯齋之右者君身長玉立瘦似梅花清如霜鶴僅一把蓋遽爾分襟在粵著有南越遊記在楚著有武昌紀事書俱可傳君殉難後夫人宋氏在浙聞耗仰藥自盡身後無子是可哀已著有湖海詩存